

□ 黄廷付

## 我们是二炮兵

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篇关于二炮兵的文章。这使我一下就想起了已过世多年的父亲,我感慨地在文章下面留言:我父亲以前也是二炮的兵。

那篇文章的作者李叔叔看到我的留言后,问我父亲是不是在120团。其实我也不知道,父亲已去世很多年了,我只知道父亲是二炮兵某部的班长,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以前见过父亲的退伍证,上面除了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还写着部队的番号,写着中士。那时候我大概十来岁,我向父亲啥叫中士,父亲用一只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抚摸我的头,笑着说中士就是班长。然后我就跑出去和小伙伴炫耀:我爸爸以前在北京的部队当班长,管着好几十人呢。小伙伴们都

□ 李淑云

## 我的军人情结

十岁那年,亲眼目睹邻居家那个叫胜勇的大哥哥,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装,胸前别着一朵绸缎扎结的大红花去当兵,小小的我,内心深处顿时升腾起一股莫名的羡慕:当兵真好!但也不知道好在哪里。后来他回家探亲,突然觉得在湛蓝的天空下,那身绿色的军装格外耀眼,像大地上自然生长的一棵完美的稻谷:长长的茎上长着绿叶,以及还没有弯下的挺直的谷穗,显示着生命的蓬勃和丰收在望的气势。

或许是从那时起,大脑潜意识里有了当兵的想法,以至于上初二那年,有一天父亲问及长大想干嘛,我竟然不加思索地随口说出“我去当兵”这句话。大概我的这一想法完全出乎父亲意料,记得当时,父亲听完一愣,随后便又笑着说:“当兵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咱这里好像从未招过女兵。”

父亲虽然这样说,但却把我说的话记在心里。大概过了三四个多月,征兵宣传每天在村里的大喇叭上数遍重复的时候,父亲特意从单位赶回家,那天晚上他对我说:“闺女,我打听了,咱县里每年也就三两个名额,一般到不了下面就招满了。”接着父亲话锋一转:“不过你将来考上大学,或许有机会。”

父亲的话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后来因故失去读高中的机会,大学自然无望,当兵更是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我的军人情结却深深地扎根于生命深处。每当在街上碰到穿军装的总是多看两眼,总觉得那身橄榄绿藏着坚强的意志、铮铮铁骨和一股不服输的旺盛的生命力,致使我平凡的生命永远怀揣着一种健康向上的激情。

十九岁那年,一位当兵的男同学追我,寄来数封热情洋溢的情书,我迟迟不为所动。过了三四个月,有一天却莫名地突然茅塞顿开,心

□ 杨金坤

## 爱唱军歌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单位组织才艺表演,我演唱的《咱当兵的人》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并不是我唱得好,而是我唱出了军人的气质,唱出了军人的豪迈,唱出了军人的铁血柔情。

最爱唱军歌,因为在军歌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曾卫国戍边十六载的军旅生涯,又回到了那军歌嘹亮的青春岁月。

1984年的秋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跨进了军营的大门,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战友之歌》是我当兵第一天学会唱的军歌,也是接受部队教育的第一堂课。

在部队,学军歌、唱军歌、拉军歌,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出早操、开饭前、看电影、上政治课、文艺汇演,甚至训练间隙、打靶场上、退伍回乡的欢送会上,我们都要根据不同场景,唱不同的歌。操枪训练时学唱《走向练兵场》,让我感到无比骄傲自豪。集中学习时,我唱《战友之歌》,让我体会战友之间心连心,亲如兄弟的情谊。训练回来唱《打靶歌》,让我激动喜悦地忘掉浑

肃然起敬,眼神里都是崇拜,因为他们的父亲最远也就去过县城。那时候我以为部队里的一个班和我们上学的班那么大呢。

李叔叔又问我,“你父亲后来是不是还去了东北?”

“是的,我父亲在吉林也当了几年兵。”

“那就对了,是我们120团的老兵。”

朋友圈里有一个姓闫的老兵看到我和李叔叔的聊天,也留言道:“你父亲入伍后在吉林柳河县境内。1974年有两个营去北京盖楼,1977年初又撤回吉林省通化市打防御坑道。我刚刚出版了一部关于二炮兵的书《巍峨的丰碑》,记录的就是我们120团的事情,你有空可以读一下。”

想:退而求其次,嫁个军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就这样偷偷享受了半年多的“未婚军嫂”的生活。在他的信中,知道在那片绿色的海洋里,每天的生活大都离不开:警卫、执勤、训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顶着烈日,冒着严寒,过着紧张单调的生活。他在信中写道:“不过,这种看似枯燥的生活,每每嘹亮激越的军号声响起的时候,我都感觉到热血沸腾,好男儿理应承担——有保家卫国的担当,把青春交付给这片绿色的军营,今生无悔……”

男生慷慨激昂的语气感染了我。原本有着军人情结,与他交往之后,对那片绿色的军营更是充满了向往。心想:这样发展下去,将来肯定有机会去军营,近距离地感受军人的生活。

交往一年后,当男同学回家探亲来找我,我才知道他先前是有婚约的。当他决定要退掉先父母为其定的婚事时,我却退缩了。总觉得这样不好,有夺人之爱的嫌疑,因此连个军嫂也没有当成。而我的军人情结,因为这场未果的恋爱,却显得更加浓烈。

2008年汶川地震,当我听说他带着团队奔赴救灾一线时,电视机前,我紧握双拳,激动得热泪盈眶,嘴里禁不住喊道:“中国军人,好样的!你是好样的!”第一时间在单位捐款,心里却仍觉得缺少了什么。第二天自己又去邮局,给中国红十字会捐了二百块钱,并且在附言栏中注明:捐给抗震救灾中那些伤亡军人。尽管杯水车薪,却寄托了我对军人以及曾经的他最崇高的敬仰。

不知道这两天奔赴河南抗洪救灾一线,是否有他带领的团队。希望河南洪灾早日退去。希望奔赴抗洪一线的人民子弟兵安然无恙,平安归来。

身的疲劳。想家时哼唱《十五的月亮》,鼓舞着我更加坚定报国的信念。绿色军营处处都军歌嘹亮,官兵心头时时都豪情满腔,真是激情无限、心旷神怡。

军歌是蕴藏在军人血脉里的歌,将战士的意志与信念锻得铮铮作响,洋溢着军人的情感,雕刻着军人的人生。军歌,更像一本教科书,教化军人的向往,教化军人的事业,教化军人的追求。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2000年,当《驼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出早操,最后一次叠被子,最后一次吃炊事班的饭菜。我舍不得告别火热的军营,舍不得告别亲爱的战友,我最舍不得的,是军歌嘹亮的青春岁月。我向军旗敬过最后一个军礼,摘下肩章、帽徽和领花,在“送战友踏征程”的歌声中,拥别战友,离开军营。

时光如白驹过隙般过去了,一晃已经离开了心爱的军营20年了,然而在这20年中,每时每刻我都在思念着军营。如果说人生是一部诗章,当兵的历史就是诗章里最闪亮的章节,而军歌就是组成这章节的一个个字符

生命里有过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骄傲;生命里有过军歌嘹亮的岁月,一辈子都自豪。军歌的特殊情感,特殊旋律、特殊格调,时时刻刻在我喉咙中涌动,开口一唱,体现出一种精神,蕴涵着一种能量,把军人的气魄与灵魂演绎得淋漓尽致。



小时候,父亲和我说过很多军营里的故事。但父亲没说过那时候有这么辛苦,真的难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比现在工地上的小工都要辛苦啊!父亲是一个铁打的汉子,他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要干很重的农活,但我从未听他说过累,看起来那都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我猜想着那些农活和他在部队里打坑道相比,真可谓是小菜一碟啊!

“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多好,就算是在工地上也都是各种现代化的设备,哪像我们在东北那阵,真的特别苦。一年四季始终就干四种活儿:一是最辛苦的风钻手,二

是最危险的放炮手,三是最繁重的搬运工,四是又脏又累的混凝土回填工。那钻炮眼的风钻手们,双手紧抱几十斤重的风钻,用尽全身力气将风枪钻入坚硬的岩石,使劲地开动风钻,电机轰鸣,尘土

飞扬,弥漫在山洞的有限空间,让人双眼难睁,方向难辨,十分难受,灰尘不断吸入心肺。后来多数风钻手战友,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尘肺病。放炮手放炮时更是非常危险。那时,我国工业落后,导火线质量较差,哑炮时有发生,战士们排哑炮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很多时候都是和死神擦肩而过。还有个别年轻的生命就牺牲在了山洞之中,他们已永远长眠在那长白山的青松翠柏之下。最辛苦的是搬运石块的战友,一般情况下,放炮所炸碎的石块大一点的都有几十斤重,甚至有的重达一百多斤,全都是用双手抱入齐胸的小翻

斗车内,然后顺着洞内长长的小轨道,奋力推出山洞外,一干就是连续八个小时,一般两天就要磨破一双手套。又脏又累的回填工战友,先是要将巨大的木拱支架建好,然后又要将一米多长的扳手用尽全身吃奶的力气,将粗大的钢筋弯成密密麻麻的钢筋网,再由战士们用人工接力传送的方式,去填满整个山洞顶部空间缝隙。”李叔叔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我的眼前顿时浮现出一群穿着绿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正在祖国的边境线上用自己的双手筑造一道道威严的防御工事,据说那是为防御苏联人偷袭专门建造的。那千千万万热血男儿里就有我的父亲,他们虽然都是平凡的人,却都在做着不平凡的事情,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如果父亲还活着,我一定会把我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告诉他。我会告诉他,他们的“二炮”如今已变成了火箭军,变得更加强大,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保家卫国的利器。他一定会为此骄傲自豪!

□ 吴辰

## 抗洪子弟兵

(外二首)

凶猛地涨,无情地涨  
盛夏里,这水真是凉得刺骨  
幸亏骨头还算硬  
兄弟们将沙袋扛起,又放下  
如此往复,砸得大堤生疼痛  
还有咱们的亲人  
磨破的皮、扭到的腰、受伤的肩  
在他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比疼痛更多的,是骄傲与坚定  
滚烫的汗水洒落,大地就沸腾了  
纵然洪水肆虐,纵然毒蛇蝎子  
亲爱的,请铭记——  
我们在这里万众一心

## 当兵的兄弟

我当兵的兄弟  
身高不足一米七  
那一年,他去兵营  
出了村口  
那弱小的身体  
很快消失在苍茫大地  
远在边疆守卫多年  
他时常说,渴了  
就捧起一堆雪  
我问他这雪口感如何  
他在电话那头笑着说  
有一丝丝甜  
上次他回家探亲  
酒过半巡,我说兄弟  
你肯定吃了不少苦  
他说不苦,穿上军装  
就忘了一切  
我抬起头,看了又看  
他目光坚毅的模样  
好像一座大山

## 老兵,老兵

我无法从老兵的脸上读取黄昏  
也看不到愈来愈慢的钟摆  
我的眼前唯一一尊锃亮的雕塑  
不老不死,坚毅而永恒  
就像一道无法磨灭的曙光  
这颗赤诚之心多么倔强而光荣  
毋庸置疑,它是世间最璀璨的  
钻石。用一生去守护家园  
老兵的心里装满了光  
雄鸡的高歌和如画的江山  
虽然双手空空,但心里那杆老枪  
总会在夜深人静时,擦得锃亮

□ 刘昌宇

## 最美军旗

东方的黎明啊  
升起了一面最美的军旗  
五角星下镶嵌着  
“八一”的镏金字迹  
九十四前的一声枪声  
从此拉开了  
人民军队的传奇

这面旗迎着炮火  
飘扬  
指引着革命军队  
从小到大,以弱胜强  
这面旗在血雨腥风中  
挺立  
鼓舞着无数英烈  
奋勇前行

这面旗以红色作底  
象征着用生命铸成  
红色是生命的颜色  
庄严醒目威武不屈  
虽经九十四年的风雨  
这面旗依然鲜艳亮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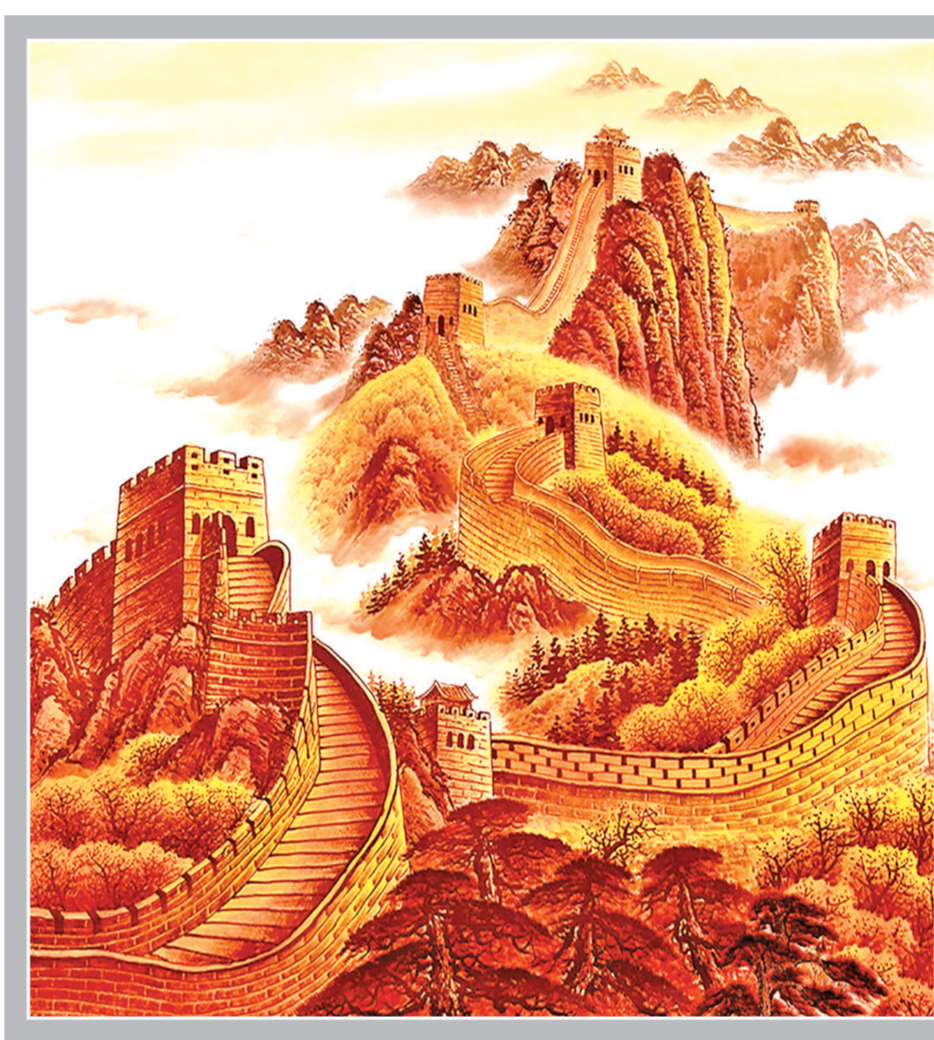
这面旗飘扬在神州大地  
扬我国威,壮我军魂  
保卫祖国的疆土  
维护着人民的利益  
只要侵略者敢踏入我神圣的土地  
这面旗指引到哪里  
哪里就是敌人的埋葬之地

这面旗啊  
维护着世界和平  
代表着正义和光明  
它挥舞到哪里  
哪里就是一道  
最美的风景

□ 刘光华

## 建军节感怀

八月南昌炮枪鸣,  
武装反蒋第一声。  
秋收暴动农工起,  
镰锤拥赤旗旗升。  
三湾改编奔基础,  
古田会议铸军魂。  
值此山呼水欢笑,  
人民有了子弟兵。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作

□ 蔡同伟

## 当代军人

(组诗)

李国安

庄严的军令  
把给边区群众找水的使命  
写进他的军旅生涯  
写进他的人生

背责任的沉重  
他率领一群勘察尖兵  
义无反顾踏向  
艰难的水找征程

靠着“上不愧党下不愧民”  
信念的支撑  
他们在边区干旱的历史上

□ 丁梅华

## 军号手爷爷

小时候,在我小学学校的附近住着三位老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大人们说他们是夫妻,但是刚刚对中国只允许一夫一妻制有点了解的我,多次问父亲他们是咋回事,为啥他们是两夫一妻,可每次父亲总是说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们家的事情,我每次借故找到老人的孙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去他爷爷家喝水,每次去他们家,都会看到他们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

有一次,我突然在他们家乌黑的墙壁上看到挂着一把锃亮、上面系着已经褪色的红丝带的“号”。老人的孙子告诉我,那是他大爷爷的军号,还说他大爷爷每天都会拿出来擦上好几遍,但从来没有见他吹过。

后来,断断续续从老人孙子的口中得知,有军号的爷爷不是他的亲爷爷,他却叫他大爷爷。最早他奶奶是和爷爷结婚的,一种精神,蕴涵着一种能量,把军人的气魄与灵魂演绎得淋漓尽致。

钻探出一眼眼水井  
钻探出前无古人的奇迹  
钻探出一代军人的壮志雄心  
一股股清冽甘霖  
润甜了欢腾的笑声

他也是眼水井呵  
向人民奉献涓涓深情……

徐洪刚

受害妇女凄厉的呼救声  
撕裂他的心情  
歹徒的凶残暴行  
激起他又愤填膺  
来不及思付生与死  
顾不得考虑是否成为英雄  
他以军人的天职和赤胆  
毫不犹豫扑向丧心病狂的歹徒  
与之展开英勇斗争  
迸流的鲜血

把他的青春染红

李向群

从繁华特区  
走进艰苦军营  
从富家子弟  
到普通士兵  
如此的反差  
他无怨无悔  
如此的转变  
他坦然平静

20个月的熔炉冶炼  
铸就他过硬的本领  
20个月的汗水腌制  
凝成他英勇的作风  
闪光的年华  
书写当代军人的赤诚  
壮丽的青春  
在抗洪抢险战场永恒

消息。他没有悲伤,便执意要离开,是他的奶奶坚持让他留下来,因为他奶奶和大爷爷从小是青梅竹马。

小学快毕业那年,那位奶奶去世了,我和妈妈一起去吊丧,我看到那两位爷爷都哭得很伤心,到坟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大爷爷一路吹着军号为老奶奶送行。当然,那时听不懂他吹的是啥曲子,感觉很悲伤的那种。

不久,又从我的那位同学口中知道,他大爷爷在部队是个军号手,在朝鲜战场上攻占一个山头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连队人数已经所剩无几,无奈之下他大爷爷拿起手中的军号,连续吹了两次冲锋号,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

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原来那位大爷爷吹起的冲锋号,把敌人吓破了胆,是这军号声声让美军感觉到是志愿军为他们举办中国式的葬礼。也就在这场战役中,那位大爷爷的“命根子”被敌人的炮弹炸掉,只是他一直不想让别人知道而已。

我回家探亲,那两位老人早已去世,偶然的,在博物馆里又一次看到那把熟悉的军号,我不由得想起那三位远去的老人,想起军号声声。

